

情報秘史

戴笠與喬家才

(二)

● 費雲文

入太行山縱橫敵後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國軍爲了控制黃河北岸的廣大地區，在第一戰區的統轄之下，設有三個主要軍區；西邊是中條山軍區，中間是太岳山軍區，東邊是太行山軍區。中條、太岳接連在一起，南臨黃河，渡口控制。太行山軍區是惟一孤懸在敵後的抗戰根據地。太行山軍區，東西三百多里，南北兩百多里。北面是共軍佔領的區域，表面上是一條戰線，實際上隨時找機會襲擊友軍，作兼併坐大的打算。東邊是平漢鐵路，南邊是道清鐵路，西邊是白晉鐵路、潞澤公路、晉博公路。這三方面交通線上的重要據點，都駐有敵軍，形成對太行山的大包圍態勢。太行山區又分爲東西兩區，東區由廿四集團軍龐炳勳負責，有四十軍(龐兼軍長)和新五軍(軍長孫殿英)；西區爲廿七軍(軍長范漢傑)，名義上列入廿四集團軍序列，但仍受卅四集團軍胡宗南長官節制。

戴笠對太行山區的重要性早有認識，也有過安排。當民國廿六年八月，南口戰役結束敵軍繼續西侵的趨向日益顯明之際，戴笠即曾下令成立晉綏察區，派李果謀爲區長，馳赴太原，就近加強部署，並負責指揮三省的情報工作，其後敵軍南犯，太原不保；共軍復暗施阻撓破壞，以致國軍在山西的行動頗受影響。爲牽制敵軍，防制共軍，勢非組織民間武力，建立基地，從事敵後游擊不可。戴笠乃與十三軍軍長湯恩伯討論此事，在湯的贊助之下，授予李果謀十三軍游擊司令的番號，當設司令部於太行山，策聯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間武力，組成游擊隊，不僅用以襲擊敵僞，且可防制共軍兼併坐大。但由於第二戰區反對；李果謀祇好將部隊交給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以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吾收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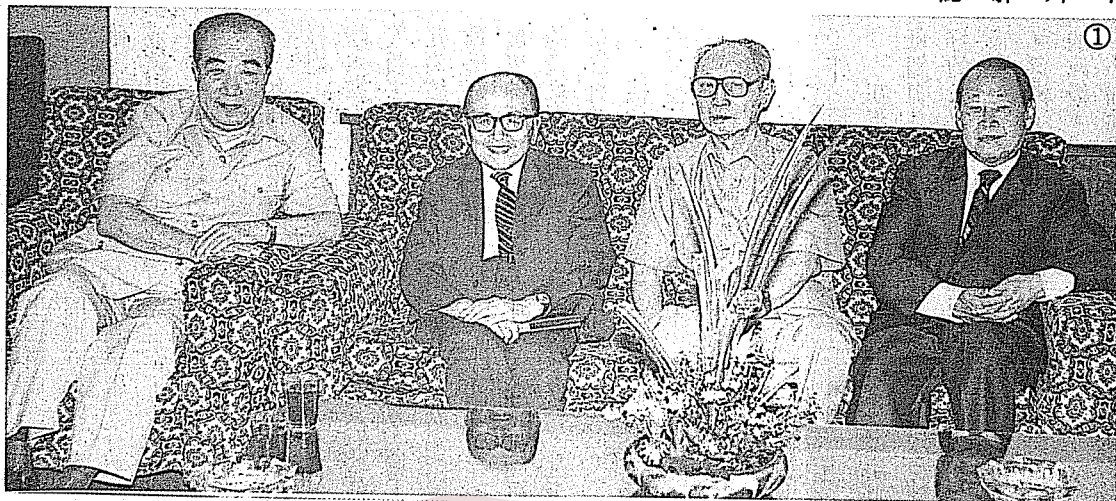
後來，由於「華北督導團」在中條山區優越的表現；同時，軍統局在山西的情報組織于民國廿九年五月，遭敵僞破壞，被捕去同志七十餘人。因此，戴笠考慮到如果能派

人前往太行山區，一面組織群眾，加強軍民合作；一面以武力爲後盾，加強山西方面的情報和行動工作，打擊敵僞，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恰巧，廿七軍軍長范漢傑具呈軍委會，請求派一熟習晉東南情形的幹員，前往太行山，協助軍隊工作。軍委會批交軍統局辦理。戴笠乃把這一項艱巨的任務，交付給是山西人的喬家才。

喬家才于民國廿九年冬，以軍統局的「晉東南站站長」的職位，自重慶攜帶無線電機出發，途經西安、洛陽兩地，選調了十位同志，同往太行山。

范漢傑軍長看到胡宗南帶給他的親筆函件，非常歡迎，當即發表喬家才爲廿七軍軍部參謀處副處長兼設計委員會的視察專員。當然，這項職位祇是一種足以使他發展工作的合法身份而已，並不要求他真的去參加參謀作業。

軍區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廿七軍的設計委員會，由軍長、軍參謀長、各師師長、黨部專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書記所組成；另



①



②

① 喬家才（右二）與何宜武（右）、簡爾康（左）、賴璉（左二）合影。

② 戴笠（立者）與母親藍太夫人合影。

設一主任，負責實際責任。各縣縣長，由設計委員會委派，雖說表面上已構成一個戰地政務的形態，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徵購糧秣，興辦學校，和出刊報紙，有較好的成績以外，其他加強軍民合作，發動群眾力量等等，仍然有待積極策進。而最成問題的，卻是關係軍區生死存亡的軍事情報。

當時，軍中的情報，完全依賴部隊的諜報組，而諜報組的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智識水準與技能訓練不夠理想。尤其有些便衣人員，進出敵前敵後，往往與地方上壞人相互勾結，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誣指他人為漢奸，以致人民對便衣情報人員，存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那裏還能蒐集到可靠的情報？更嚴重的，有些便衣人員，甚至還被漢奸收買，出賣情報給敵偽。

因此，「晉東南站」以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種任務，改善情報工作，實為當務之急。當決定一方面以軍統局的工作同志為中心，結合地方黨政幹部，在各縣建立情報組織；另一方面則設法健全各縣黨政機構的情報工作，而以籌辦短期訓練班為開始。

在范漢傑軍長的熱烈支持下，短期訓練班調訓各師的擔任情報工作的人員，得到很好的效果。受訓的幹部回到部隊，回到各縣，再輾轉運輸新的觀念和技術給他們的部下，逐漸，部隊的情報業務，也有了面目一新的改變。

加強軍民合作，太行山已經有個設計委

員會的組織，這與中條山完全授權「華北督導團」不同，何況，「華北督導團」是直屬軍委會的公開機構，有團員五百人之多，而軍統局的晉東南站，祇是個秘密情報機構。因此，這項工作必需因勢利導，相機推動廿七軍自身，在這方面多所著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晉東南站來直接參與處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軍民合作關係的事機來臨了；喬家才奉范軍長命令，調處游擊隊和「聯莊會」的衝突糾紛。於是從精確的調查明瞭真相，以激勵的方法，感喻雙方息爭，終於得到和平解決。使太行山區的軍民合作，無論是精神的啟發灌注，以及業務的改善增強，都發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聯莊會」的民衆，對於此後軍統局的蒐集情報和爆破行動工作，也充份的盡到了掩護與支援的能事。

晉東南站襲擊敵軍

民國卅年二月起，敵軍連續進犯黃河北岸的三個山區，等到戰事結束以後，雖說廿七軍仍然返回以陵川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夠力量保衛太行山。可是，喬家才卻發現軍政的配合不夠，於是，他和范軍長討論此一問題。

本來，地方行政，不僅是替軍隊徵購糧食，還要聯絡敵區民衆，幫助我軍，對付敵人；更要防止共黨的滲透分化。可是，各縣

縣長，都是由駐防的各師所派，他們本來是軍官，又不是當地人。所以軍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夠，再加上戰事發生後，部隊一撤退，縣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爲無政府狀態，同時也很可能被蓄意坐大的共黨軍政機構乘虛填補。因此，喬家才向范軍長建議改由當地的地方人士任縣長，（壺關馬成驥、長治聶士慶、高平姬鎮魁、晉城張鴻惠），以建立地方人士為重心的戰地政務。

各縣的行政組織調整以後，雖以軍的武力為後盾，但不完全依賴他生存，而必須設法以縣的民衆為基礎，依賴民衆以生存。所以決不應有隨軍隊進退的打算。在此原則之下，他們都能把行政推行到軍隊的步哨之外好幾十里，直接接近敵人的地區，成了軍隊的外圍；每天過著戰鬥生活，隨時警戒，隨時行動。其中尤以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發揮的效能最大。敵區的民衆，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前來接洽送款，提供敵情動態。因此，不但太行山區的軍政配合群眾運動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且也對軍統局的打擊敵軍，有很大的幫助。

戴笠爲了加強敵後的組織發展，推動工作，除了把原來設在晉東南的若干直屬組織，配屬「晉東南站」，還陸續的從後方增派無線電台和新受訓的青年，輸運槍枝彈藥和爆破器材。因此，很快的在長治、高平、晉城、修武、輝縣、新鄉、春城、蘭封等地，建立性質不同的特種工作組織；除了經常蒐

集情報外，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對敵軍的行動破壞上，以配合軍統局全國性的打擊敵偽。自民國卅年六月起，日益輝煌的工作果實，使敵軍受到很大的困擾。

在許多襲擊敵人，破壞交通和礦廠的條件當中，最使敵軍疲於奔命而感到束手無策的，就是有意劃的大規模破壞敵軍軍用電話線。軍統局的工作人員，聯合當地的黨政人員和敵區的民衆；曾經在一個夜晚，把敵軍在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架設的電話線，全部割取下來，運回太行山區。並且利用這些電線，架設起以廿七軍部爲中心，向東通到太行山東區的新五軍，向南通到修武縣政府的電話線。

敵軍爲了防止電話線再被破壞竊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責成當地民衆負責看守，否則加以殘害；以及在電桿上綁上手榴彈，下面埋地雷炸藥等等；都因爲敵區民衆的充份和軍統局人員合作，而能事先防範，避免受到傷害。

敵軍電話線一再被破壞，毫無辦法，居然以長治司令官名義，用飛機空投一封致范軍長書信，大意爲：「你強迫支那良民破壞我們的電話線，你們中央軍不應有此行爲，希望以後不要再來破壞」。

喬家才建議范軍長，用副官處蔣處長的名義，回復敵軍一封義正詞嚴的函件：

「破壞電線之事，是出於中華人民的愛國心和復仇心，因爲你們行不義之師，侵犯

我國，到處姦擄殘殺。今後不但繼續破壞電話線，而且還要阻絕你們的交通，截斷你們的糧源。如果你們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趕快回日本去」。

軍統局的「晉東南站」，在民國卅年六月以後的半年當中，就襲擊過敵後的據點卅多處，擊斃敵軍一百一十人。當然難免也有人被敵軍擊中。晉城的工作隊長王熙春，就是在襲擊晉城以東十五里的司徒村的一次行動中，當場重傷成仁。

軍統局在太行山區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而山區生活的刻苦，環境的複雜，卻和工作上的突出，成爲極強烈的反比例對照。戴笠愛護部屬，經常關切部屬所處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情況，同時也注意到儘量發揮每一重要幹部的特長，而適才適所的機動使用到某一項重要工作上，以期事半功倍的順利達成任務。

由於此一旨趣，當喬家才在太行山區的工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礎和可觀的規模以後；民國卅一年，他奉到戴笠的命令，到西安去擔任財政部緝私署的陝西緝私處處長。

陝西緝私鐵面無私

戴笠當時兼任「財政部緝私署長」，他所以調喬家才去當陝西緝私處處長，是有深意的。因爲緝私的工作環境，本來就很複雜，社會上的積習，黑道的把持，游雜部隊的包庇，尤其陝西與共軍地區接壤；加上緝私工

作本身的綱紀操守，都是問題。必須有一位有堅強操持，不畏權貴，不爲勢劫，不受利誘的有風骨的高級幹部來擔任處長，才能切實有效的達成任務，於是喬家才被戴笠選中膺任。

他接任後，首先表明是來做事的，不是做官。（處長是簡任職中上級官員），免去官場任公館乘專車，不直接對民衆那一套習慣，而住進緝私處公共宿舍，並且宣稱：「緝私處大門是日夜敞開，接洽公事，隨時可來。辦公時間外，歡迎朋友前來談天。」接著他以兩個月的時間了解緝私業務，從頭學起，特別注意到有關的法令規章，以及當地各機關有關員工生活福利措施的運作情形。（因爲有些措施，必須從外地輸入物資，是否會有違反規定或逃漏捐稅情事，值得注意）

他覺得緝私的工作環境，好像個陷阱；如果工作人員無良好操守，生活不節儉，會被人引誘，作出包庇賣放的事來。這是工作成敗的最重要的關鍵。於是他主張必須先從健全本身做起，當即訂頒一項「管制生活規約」，規定：

1. 絕對戒除嫖賭行爲，不准進出娛樂場所。
 2. 希望戒除煙酒。（勸導而非強制）
 3. 限制送禮：婚喪大事限銀元二元，做壽彌月不准送禮。
- 此一規定，經過全體職員會議討論通過

，成爲一種「生活公約」性質，大家一體遵守，風氣一變，社會觀感也爲之改觀。

他再訂立兩項工作目標：

1. 查緝人員執行業務時，儘量避免苛擾商旅，阻礙稅源。
2. 查緝人員的素養，儘量提高，不准貪污。

污。

他以為有些人民本無偷稅犯法的意圖，祇因他們不懂稅收規章，才使攜帶的貨物變成漏稅的貨物。如果查緝刻板的照章辦理，扣留貨物，送交稅收機構處理，必須經過許多手續，那麼曠日費時，才能解決。人民的損失難以估計，這樣不教而誅，人民會因而痛恨政府的。因此他規定：凡是細微的貨物，或非故意走私的，不予查扣，並且以循循善誘的態度指導他們，領他們到稅收機關照章繳稅，以盡國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每一查緝單位，將此類不歸查扣，經指導而納稅的案件，按規定表格，每月彙報一次，刊入工作考績，如此既不違反法令，又盡到職責；賦稅既無偷漏，商旅也稱便利。經過兩月試辦，僅就西安市一地而言，每月即高達五十萬元以上。

對於改善同仁生活，他也盡可能設法，首先對各所屬「查緝所」的經費，緝私署上午匯到，處理下午就轉匯出去，（當時幣值不穩，時間拖長，會受到影響）另外還向省政府請准一次撥付半年食用的糧食。不致受糧食上漲的威脅。

當時西安是中央儲訓軍事人才，整補國軍的重心，機關衆多。都是由胡宗南領導的。有少數單位，由外地輪進棉花、皮革、白報紙，未按規章報稅，並且以武力掩護，不服查扣。他爲了維持整個查緝工作，堅持必須按法令辦理，絕不通融。必要時，不惜面請胡宗南解決。由於他的凜然正氣，那些「仗勢爲非」的人們，理屈心慌，不但照章納稅，反而要求此事千萬不可讓胡長官知道。

決心祛除官場敗類

陝西緝私處下設有九個查緝所：西安、華陰、韓城、商南、寶雞、南鄭、安康、榆林、山西吉縣。西安到榆林，必須經過延安，交通極不方便，公文由陝垣的「綏遠緝私處」代爲處理，於是他向上級建議將該所撥給「綏遠緝私處」。吉縣屬於山西，因人事問題迄未建立，他在太行山兩年，深知戰區的困難，何必多設此一機構？因而建議取消。他在西安一段時間，工作步入坦途後，即動身赴各地查緝所巡視，發掘並解決許多問題。

鹽，價值在五百萬元以上，已經兩個月了，鹽務局卻要放走，他們不肯，請他做主，據理力爭。

提起此事，在處理上是有問題的，因爲照規定緝私處只管查緝，私鹽要交由鹽務局處理。而新任的局長于鼎基卻受了商人的賄賂，認爲不是私鹽，應當放行。他從華陰巡視回西安，親自與于鼎基談起此事。說明「鹽務條例」上規定明白，鹽票分離者爲私鹽，當華陰查緝所查獲時，運鹽者不曾持有鹽票，分明是私鹽。後來雖說找幾張零星鹽票來，但數量不對，而票上註明那些鹽的運輸工具是牲畜，而查扣的鹽是用火車運輸。但于鼎基卻一口咬定不是私鹽應予放行。

他還想先盡人事，拜訪與于同鄉的蔡姓監理官，托蔡去婉勸于鼎基不必固持己見，而應以國家綱紀和利益著想。經過蔡的介紹，于鼎基請他相見，仍然堅持不是私鹽的立場，想用恭維敷衍的手段，勸他放棄立場。當然他不會接受，當場痛斥于鼎基「只顧自己弄錢，不顧國家損失！」

事情弄僵，引起對於不利的反應。原來于到職並不久，但作風惡劣，撈錢太急，已經引起鹽務局同仁極大的反感？對其處理華陰私鹽案，也不滿意。又因爲于曾公開指責孔祥熙，又引起山西人的厭惡。於是有些高級人員去向喬家才秘密檢舉于處理案件種種不合手續的事實。

他決心要除去這一敗壞國家綱紀的官場

敗類，乃積極蒐集于接受賄賂的証據，從商南查出于接受鹽商廿萬元賄款，於是他親自說服那些向于行賄的商人來緝私處自首，作成筆錄，以為証據，並且抄送副本給監察使署。可是，風聲傳播，那個經手交錢的人，卻畏罪潛逃了。因此監察使署以為証據不足，還未能立即對于提出彈劾。他時事已至此，只有再借重社會的輿論了。

恰巧于鼎基有個經商的乾兒子，經常穿越敵人封鎖線往來四川、河南、西安各地，跑單幫。就將妻子寄住在于的公館，以為可以得妥善的照顧。不料于鼎基卻人面獸心，不但與乾兒媳有了私情，把她的銀行存款，過戶到自己帳戶之內，並且還假借她的名義寫信給乾兒子要求離婚。乾兒子不甘心人財兩失，慌了，由四川回到西安，想到于家問明究竟，于鼎基翻面無情，竟然不讓她夫妻相見。乾兒子一個小商人如何鬥得過鹽務局長。只好去尋找友人白世維。白世維是軍統局的同志，曾經執行制裁大漢奸張敬堯的任務，是個崇尚仁義的血性男兒。當然大為不平，因為與喬家才熟識，而且也是同志，就去與他商議。喬家才建議在新聞報紙上刊登啟事，把事情真相抖出來，警告于鼎基，利用社會輿論制裁于，逼其就範。退還存款，恢復妻子自由。

不畏權勢不講情面

可是當警告啟事送到報館去後，報館卻

受到于鼎基的關說拒不刊登。經過于的乾兒子責問後，報館又令其找家舖保，舖保找好了，還是不刊登，原來于又動了手腳，派人威脅舖保退保。在無人敢替其作保的情況下，啟事還是不能刊登。于這種想以卑劣手段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做法，更激怒了喬家才與一些秉持正義的人士。於是由喬出面，商請也是軍統局同志的白蓮丞出面作保。並對報館施加壓力。於是這份警告于鼎基的啟事，堂堂正正的刊登於報紙的顯著地位：

「某人警告于鼎基啟事，閣下強霸有夫之婦，破壞別人家庭，不知人間倫理，不顧國家法律，實為社會之蠱賊，希早覺悟，放回內子，退回財物。否則將向法院提起控訴，勿謂言之不預也」

啟事刊出後，于鼎基只好放出其乾媳婦，將其銀行存款退入她的帳戶。乾兒子夫妻團圓，財物失而復得，感謝喬家才、白世維、白蓮丞等人仗義相助後，回到四川去了。

可是，于的醜事一經公開，一個堂堂鹽務局長，行為如此卑鄙，輿論大譁。監察使署乘機在各大報刊公佈了于鼎基貪污瀆職的糾舉書，一面正式向政府彈劾。結果于鼎基被撤職下台。

這事使喬家才不勝感慨，才知道當此亂世要打倒貪官污吏，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法律上的限制，強硬有力的背景以及社會上種種複雜因素，都會成爲阻力。爲對于鼎基這樣一個不算小也不算大的官員，居然要動員

的人力由其乾兒子到監察使署，從鹽務局本身的視察主任、科長到西安整個新聞界；才能動得了他，結果也僅能撤職了事，而未能處以應得的貪瀆刑責，如果不是他堅持到底，運用智慧，還不會有此成果呢！

自從于鼎基被撤職後，走私漏稅收的風氣與事件，大見減少，陝西省各種稅收機構的收入也都有顯著增加，最高的達到原先的九倍之多。

戴笠和他的部屬，爲了替國家剔除積弊，增加稅收，不畏權貴，不講情面，當然容易招誘結怨；以致有段時期謠言很多。加以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國海軍部門，正在與我國協商情報工作的合作事宜。戴笠工作太忙，無暇兼顧財政部緝私署的職務，乃于民國卅二年辭去署長兼職，財政部門的宣鐵吾繼任。

喬家才也辭職赴重慶，當他向正在生病住院的「晉俠監察使」王陸一告別時，王陸一不禁感慨系之的對他表示：

「國民黨的革命精神一天比一天消失，許多同志都不革命了。像你們軍統局這樣年輕肯幹的同志實在太少了」。（未完待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